

## 信的力量

【明慧网】我的初中同学何群（化名），信法轮大法好，自从他敬念九字真言后，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



### 眼睛手术后一点也不疼

有一年春季，我接到何群的电话：“亲姐（毕业后他就这样称呼我），我在省城医院住院，明天要做眼睛手术，是糖尿病引起的后遗症。”语气中，听出他的忧虑。我告诉他：“你住院，我也帮不了你什么，但是有句话告诉你，不知你信不信？”何群赶忙说：“亲姐，我是最相信你说的话！你快说。”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就在心里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时间你就念，手术期间念，手术后也念。对你手术、康复都会有好处的。”我又给他讲了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事例。他一再谢我，并表示马上敬念。

何群在手术后第七天，又给我打来电话：“亲姐，谢谢你，我好了！那天撂下电话，我就开始在心里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第二天在手术台上，我也念；送回病房，大夫不让躺着，让趴在病房的枕头上，我也念。一个病房里连我共有四人都是做了眼睛手术，麻药过劲，他们三位疼得直叫唤，我不多一会儿就睡着了，由趴着变成躺着。他们三个都犯嘀咕：这位老兄怎么不疼啊？第七天拆线，我恢复的最好。大夫说我手术最成功！”

我说：“你不要谢我，应该谢谢大法师父！你今后也经常念，对你有好处。”他说：“我会的。”

### “九字真言太神奇了！”

由于何群的户口还在家乡，他需要回家乡医院开慢病诊断书才能在工作城市的医院享受慢病医保持

遇。他以为回家乡县城医院检查、开个诊断书一会儿就完事，所以就买好了当天下午两点的回程车票。没想到开慢病诊断书的人排满了走廊和院子，看样子他今天诊断书开不上了。

何群赶快给几个同学、朋友打电话，人家都说在医院没熟人。情急之下，何群想起了念九字真言，他一边默念，一边在医院操场绕圈走。刚走了两圈半，险些与一人撞上，一抬头，这人说：“群哥，你怎么在这？”何群定睛一看，这不是表弟吗？何群把情况一说，表弟说：“群哥，太巧了，我今天是从这路过，原本没打算进来。你跟我来，检查的大夫是我铁哥们。”表弟把何群领到另外一个房间。不一会儿，那个大夫过来，给何群做了检查，开好慢病诊断书。

过后，何群给我打电话说：“九字真言太神奇了！你知道我当时感动的热泪盈眶啊！”

### 又一个神奇事

去年春末，何群又通过电话告诉我一件神奇的事。

何群这几年做装潢用的木材生意。有一天，南方来了一个客商，用一辆大挂车来拉木方，用叉车往

上装。客商说，数量忘记了，让何群踩着叉车上货车过数。

过完数，何群从货车顶端下来时，离地面大约三米高，一脚踩空了，摔了下来。当时他立刻就想：“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臀部先着地，被摔的五脏六腑好像都挪位了，疼得无法用语言形容。

大家用木板把何群抬到工棚里面，找车要把他往医院送。何群一直在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疼痛缓解了点。于是他说：“你们先不要动我，让我躺这缓缓。”他继续默念九字真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觉得不那么疼了，后背和腰部还是很疼，但能忍住了。

他被送医院检查，两根肋骨骨折。何群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基本就好了，现在全好了。当时要是头先着地，后果不堪设想。

何群感慨地说：“这就是信的力量！”

◇文/大陆大法弟子 心清

### 您知道吗？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至今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5800项。“真、善、忍”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但却在中国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 茂名市法轮功学员陶永红、黄英被绑架

【明慧网】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一点左右，茂名市法轮功学员陶永红和来她家的法轮功学员黄英被闯入的多名警察绑架。陶永红、黄英目前被关押地点不明。

陶永红女士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七日出生，她是广东石油企业集团茂名公司退休职工。陶永红因坚持真、善、忍信仰，长期遭中共人员骚扰、绑架、关押及经济迫害，她曾被非法判刑，狱中遭非人折磨。

**以下是陶永红女士自述修炼法轮功的美好及当年遭中共监狱迫害的经历：**

我是一九九八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我才 38 岁，已满身是病：如偏头痛、颈椎病、鼻炎、牙龈出血、乳腺增生、心脏病、肠胃病、风湿病、妇科病等等，由于经常吃药，人又瘦又黑。为了治病花了不少钱，病也没治好，苦不堪言。这时我正好遇上了炼法轮功的人，她给我介绍了法轮功的情况。我就抱着试试的想法炼起了法轮功。一炼还真见效，三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病全都消失了，身体一身轻。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师父对众生的慈悲和救度之恩。所以说，法轮功好不好，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才有发言权。

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学会了用善来对待他人，宽容对待他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单位里，别人不想干的活，我主动做。得到同事、朋友们的好评。我以前经常为家庭一些小事或钱和丈夫吵架，为孩子不听话经常骂孩子打孩子等。修炼以后改掉了这些毛病，丈夫和孩子都说我修炼法轮功后变样了。

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我因到镇盛发放真相光盘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镇盛派出所。在非法提审时，一个警察抓住我的头发往后拽，要给拍照。在被非法关押的二十四小时里，他们才让我吃了一餐饭。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中午，我被非法送往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六月十三日上午因我拒绝干活，恶警指使犯人打我。这天早上一开工，监头阿瑜指使三、四个犯人把我从床上拖到一个角落，拉上布帘避开监控器，三个人摁住我，把我的头摁在水桶里。然后两犯人又用水桶向我左右耳朵拨水。三、四个犯人轮流打累了，休息一会儿，她们说：有的是时间整你，看你服不服。然后又把我拖进去，我坐在地上，两犯人分别拉起我的左右手，另一吸毒犯，穿着又硬又厚的拖鞋，对着我的左肋骨狠狠地踢了两脚，当时痛得我嘴张得大大的，连续两口气上不来，第三口气才慢慢缓过来。看到这种情况后，两犯人不敢行凶了，而那个吸毒犯不死心，叫其他犯人拉一杯尿，想灌我喝，由于一对一，她一个人制服不了我，我用手把那杯尿给推倒，她才摆休。我忍着疼痛，慢慢坐了起来。这时监头走了进来，对我说：今天这事千万别说出去。我说为什么？你们打了人，还怕别人说出去，我就是要说出去，我还要曝光你们所作所为。洗完澡后，我说要看医生，我痛得难忍。她们帮我叫来了看守所医生，我就把我被打的事告诉了医生。只要我能接触外人，我就把我被打的事告诉他们。

因身体被打成内伤，我很难躺下，无法入睡，手不敢触摸左肋骨部位，不敢打呵欠，不敢大声说话。在监仓我坚持炼功两个月后，身体才慢慢恢复起来。可是在我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时，所长给我戴了十四天的脚链，造成我身体越来越差，身体由原来的一百零三斤下降到八十斤。大概两个月后，左耳朵开始流脓，此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慢慢消瘦，越来越瘦，犯人说我睡在床上就象死人那样。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日，我被非法送往广东省女子监狱。在非法关押期间，监狱强迫我放弃信仰。他

们要我学习、背监规，我不听，他们就不让我睡觉，坐在小板凳上，一个叫李琼的犯人看守，一睡着就把我搞醒，白天还要我学习，中午罚我到楼下洗七百多人的碗，控制饭量、控制开水。看我还不转化，晚上强迫让我站在厕所边，不准靠在墙边，连续七天晚上就站在那，二十四小时不让我睡觉。在第七天晚上时，站了没多长时间，人就睡着了，整个人往前冲，只听一声响，我的头撞在对面厕所凸出墙角上，主管我的恶警看我不行了，让我睡了两个晚上觉，然后又是连续六天晚上让我站在那，又是 24 小时不让我睡觉。折磨了我两个月。

后来我因不肯放弃修炼，他们就开始加大力度迫害我。采取什么攻坚的形式，二十四小时把我关在小房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录像让我看，强迫洗脑及听邪恶者的灌输。六个警察轮番值班，五个犯人监视我。犯人为了早日出监，积极配合恶警，对我说：你不转化，有的是办法对付你。黄卫红踩我的脚，踩下去还要转两下；李艳莉捏我的大腿，捏得大腿都是一块青一块黑的。赖冰梅看我不肯做作业，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最后反过来说是我先打她，其实我也没打她，我告诉她这一巴掌不会让你白打的。后来上来一个叫敏（音）恶警，阴阳怪气地说：你打人，我没拿电棍上来，电电你看你还敢打人不。我不肯吃药，五、六个犯人把我按在地上灌我吃。在生活上，给我减少饭量，不让喝水，不让洗澡、洗头，不让上厕所。因不让我上厕所，我憋不住就拉在裤子上，她们也不让换裤子，凌晨三点左右才让我回床上睡。

由于长时间的迫害造成我的脚肿得很厉害，左耳二十四小时耳鸣，人急速消瘦，全身骨头痛，大热天都要冲热水。肠胃病又复发，两天拉一次，吃饭、劳动中说拉就拉，身体很虚弱。（有删节）◇